

永康文史

(第四辑)

1987

目 录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编辑：永康县政协

印刷：永康印刷厂

日期：1987年5月15日

封面题字：章寿松

封面照片：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廖
汉生为永康县
政协题词

·政区沿革·

永康县政区沿革……………地名办(1)
(附都图地名表)……………(69)

·人物春秋·

龙华会会主沈荣卿……………沈佩菁 王振川(5)
忆为国捐躯的曹云剑……………张绪滋(9)
忆东区办事处主任章会辰同志…陈泽安 程献群(16)

·文教史话·

永中旧史……………朱观成 应国梁(18)
《浙江日报》在永康……………林芷茵(24)
省感戏盛衰略考……………黄绍良(28)

·旧史往闻·

我对黄埔军校的点滴回忆……………胡 耿(34)
永康籍黄埔军校同学名单……………胡 耿(39)
革命原委说(摘自库川胡氏宗谱)……………胡伯敬(44)

·宗教史略·

永康基督教历史概况……………吕惠昌 童绍棠(46)

·乡土风情·

方岩与云和(节录)……………阮毅成(51)
名山诗文杂抄……………朱观成(53)
题程世昌《陈龙川状元墓园图记》……………陈塞川(57)
战时永康歌谣……………朱观成(58)
漫话永康方言……………葩 民(59)

·文史补笔·

合作事业创始人——胡钦海……………徐赤金(68)

·来函选登·

永康县政区沿革

永康县行政区划制度，历代迭有变更。自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年）建县之初，县以下政区沿革，难以查考，自宋至清编纂县志凡十二次，多半散失，又造成一定困难。依据《辞源·都图》及其他有关资料稽考，唐代县分乡、里二级，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永康乡名、里数无考。五代情况不明。宋人登科录，必书某县、某都、某里人；元改里为图，以每里册籍，首列地图，故称。由此推断，宋、元间，永康始有都、图之建置。

就永康政区的形状而论，自唐武后年间，析县西境置武义县，又析县东南境置缙云县后，永康政区形状，就应似“火腿形”；直至中华民国廿八年（1939年），又析县东北的第七区（旧孝义乡）——当时称永翠乡、五美乡、磐峰乡——辖境与东阳等县边区合并置磐安县后，永康县政区形状就和现状大致相同了。

本县自明代以来，分划十乡，辖四十七都。明初编户一百二十三里，其后定为一百十七里。兹依据明《嘉靖永康县志》及清之康熙、道光、光绪《永康县志》所载，县分十乡，一直未变。唯图数略有出入。今录光绪《永康县志》乡、都、图概况，并作出对照如下：

义辛乡 里曰上林，（据清光绪《永康县志》载：“本朝按粮均平编里”。

按政区分即为乡，按粮区分即为里），辖四隅，一、二、三、四、五，计五都。共二十四图。即今城关镇、永祥乡、云山乡、崇道乡全部，以及长城乡、苏溪乡、李店乡一部分。

长安乡 里曰温泉，辖六、七、八、九，计四都，共计十一图。即今花川乡、大屋乡全部，花街乡大部分，以及李店乡、烈桥乡一部分。

承训乡 里曰清明，辖十、十一、十二，计三都，共六图。即今八字墙乡、童宅乡全部、以及烈桥乡、长田乡一部分、花街乡、雅吕乡小部分。

升平乡 里曰松山，辖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计四都，共九图。即今雅湖乡全部，以及清溪乡、雅吕乡、珠山乡大部分，长田乡、长城乡、苏川乡一部分，大后乡、溪岸乡小部分。

太平乡 里曰宗仁，辖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和三十半，计四都半，共十一图。即今唐先镇、中山乡全部，大后乡大部分，以及桥下乡、珠山乡、清溪乡小部分。

义和乡 里曰新康，辖都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

六、二十七，计七都，共十二图。即今棠溪乡、柏岩乡、西溪乡、金川乡、四路乡全部，桥下乡、古山镇大部分，以及胡库乡小部分。

游仙乡 里曰石门，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半、三十四、三十五，计六都又两半都。即今芝英镇、方岩镇、方岩乡全部，溪岸乡、堰头乡、油川乡、岩后乡、胡库乡大部分，古山镇一部分，舟山乡小部分。

合德乡 里曰永泉，辖三十三半、三十六半、三十七、三十八，计两都又两半都，共八图。即今俞溪头乡全部，石柱乡大部分，以及油川乡、长城乡、前仓乡、舟山乡小部分。

武平乡 里曰碧湍，辖三十六半、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计六都半，共十四图。即今新店乡、新楼乡全部，前仓乡、舟山乡大部分，以及石柱乡小部分。

孝义乡 里曰咸泰，辖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计三都，共五图。现已划入磐安县境。

建立民国后，十乡改为十二区，即城区、义丰区、长安区、承训区、升平区、太平区、义和区、游仙区、合德区、武平区、内孝义区、外孝义区。其都、图应用主要在田赋征收方面，俗称“鱼鳞册”。（都、图、村落地名附后）

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先是推行“村里”制，再是“闾邻”制。

民国二十年（1931年），奉令将原365个村划并成152个乡镇，乡镇下以“闾、邻”编制。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推行“保甲”制。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152个乡镇调整为68个乡镇、7个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将72个乡镇（已划磐安县三个乡），并为34个乡镇、6个镇，下设604保。

同年（1939年10月）实行新县制，以十五保为一乡镇，十五甲为一保的原则，将原40个乡镇缩为29个乡镇，5个镇。共387保。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又曾扩为37个乡镇，建保387个。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省府规定，进行全县乡镇大调整，由原来37个乡镇，划分为23个乡镇，4个镇。共394保。27个乡镇名称如下：

双安乡	桐安乡	卉川乡	云靖乡
历城乡	合德乡	武中乡	双麓乡
达德乡	珠山乡	太西乡	唐先镇
中和乡	外承乡	古丽镇	邑东乡
历山乡	崇道乡	新源乡	青山乡
华益乡	仙义乡	古山镇	芝英镇
方岩乡	石鹤乡	东岭乡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双安乡”改为“永安乡”，又“新源乡”以状元陈亮之号“龙川”改为“龙川乡”。其他未变。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区沿革，可分三期概括之：

一、区、乡、村制（1949—1958年）

本县于1949年5月8日解放，当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月成立永康县

人民政府，推行区、乡、村制。全县建立8个区。即城区、历山、石柱、象珠、方岩、龙山、芝英、倪宅，按原有政区建立27个乡(镇)人民政府。下面按行政村建立村政权和农会。

1950年6月，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领导生产，准备土地改革，分别山区、半山区、平原的不同情况和地理上的山岭、溪流、交通等条件，人口以1500至5000人，范围以5至15华里直径为准，将原27个乡(镇)析为89个乡(镇)，即：

芝英区：石鹤乡划为西芦、油川、堰头、

横沿乡。

芝英乡划为芝英镇、寮前乡。

古山乡划为古山镇、胡库、后塘乡。

仙义乡划为世雅、前余、溪岸乡。

历山区：崇道乡划为云山、邑南、崇道乡。

历山乡划为永祥、历山、石溪乡。

桐安乡划为田桥、桐琴、李店、花川乡。

象珠区：达德乡划为雅湖、长恬、官川、清溪乡。

珠山乡划为珠山、竹川、山溪乡。

太西乡划为山西、大后、石湖乡。

唐先乡划为唐先镇、雅堂、新河乡。

倪宅区：外承乡划为雅吕、潜村、溪边、童宅乡，

卉川乡划为八字墙、大元、枫坑、董村乡。

永安乡划为烈桥、倪宅、尚仁、尚裘乡。

龙山区：青山乡划为吕南宅、西溪、石江乡。

龙川乡划为四路、张岭、桥下乡。

华益乡划为桥头、四明、金川乡。

中和乡划为太平、中山、金畈乡。

城区：邑东乡划为高镇、长城、苏溪乡。

古丽镇划为人民镇、民主镇、解放镇。

方岩区：双麓乡划为方圪、新楼、遐邵、岩后乡。

东岭乡划为棠溪、柏岩、胡坑洞、青山口乡。

方岩乡划为先盆塘、独松、派溪乡。

石柱区：合德乡划为下杨、石柱、俞溪头、江瑶、河南乡。

云靖乡划为舟山、前村乡。

武中乡划为锦川、荆州、后吴乡。

历城乡划为前仓、新下、枫林乡。

1951年，石江乡并入西溪、吕南宅乡，减为88个乡(镇)。

1956年间，各乡人民政府改为乡人民委员会。进行撤区并乡，撤销城区公所，人民、民主、解放三镇划建为城关镇，3月将高镇、河南、长城三乡合并为三合乡，桐琴划入武义县。1957年撤历山区，其崇道三合、富山(由永祥、历山二乡合并)和城关四个乡镇改为直属乡镇。撤龙山区，其下各乡分别划入芝英、方岩两区。全县乡(镇)缩为38个，即：

城关镇、三合、花川、李店、崇道、富山、八字墙、枫坑、童溪、烈桥、花街、唐先、大塘、珠山、清溪、雅湖、长恬、桥下、金川、四路、太平、西溪、方岩、岩后、新楼、柏岩、棠溪、溪岸、世雅、油川、寮湖、芝英镇、古山镇、俞溪头、石柱、新店、前仓、舟山。

二、社、队制(1958—1983年)

1958年10月武义县并入永康县政区。包括武义片，全县共138758

户，509302人。永康片建立红旗、八一、超美、先锋、东方红、猛进共六个人民公社。（武义片从略）。相当于乡一级的称为管理区，下共设385个生产大队，4050个生产队。1959年增加新楼人民公社，不久即废。

1961年10月武义片析出重置武义县，将董村乡大部分划入武义县，永康重建环城、石柱、芝英、龙山、象珠、倪宅6个区公所，全县成立41个人民公社，653个生产大队，4772个生产队。

41个人民公社为：

城关	崇道	富山	长城	苏溪
李店	石柱	新店	前仓	舟山
新楼	俞溪头	芝英	方岩	寮前
胡库	古山	岩后	溪岸	油川
黄店	棠溪	柏岩	西溪	四路
桥下	金川	清溪	雅湖	长恬
珠山	雅吕	大塘	唐先	中山
童宅	大屋	花街	八字墙	花川
烈桥				

1963年2月，原崇道公社分为崇道、云山两个公社，1965年4月，将长恬公社改为长田公社，6月，寮前、胡库两公社合并为寮湖公社。

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区公所基本不存在，同时出现若干“红色”

公社，即东方红公社、红岩公社、红湖公社、红峰公社、红旗公社、红山公社、红星公社、四新公社、红卫公社，此外，将倪宅区改为红旗区，龙山区改为红卫区。

1973年6月，恢复红卫区为龙山区、红旗区为倪宅区，同时各区恢复区委会。1981年，全县开始地名普查，若干“文革”期间使用的混乱地名，一一得到改正，例如：

改东方红为崇道	
改红湖为胡库	改红峰为岩后
改红星为大屋	改红旗为花街
改红山为八字墙	改红卫为西溪

1982年6月又将富山公社改为永祥公社，大塘公社改为大后公社，寮湖公社改为胡库公社，黄店公社改为堰头公社，苏溪公社改为苏川公社。

三、区、乡、村制

1983年开始，遵照上级指示，进行行政、社分设，恢复区、乡、村制，依原公社数建立41个乡（镇）人民政府。（人民公社属于经济体系）。

1981年10月恢复城关为建制镇，1984年9月21日，经省府批准，从方岩乡划出岩上、岩下、橙麓三村新建方岩镇。

从此全县共6个区，2个直属镇，40个乡（镇）。

（附：都图地名表，见69页）

（上接33页）五、传统个体症：省感戏的继承传接历来是“手把徒弟”式的师承关系，采取个体培训方式，使用口传心授的教练办法，向无培养新秀的科班，因此后继无人，戏源涸竭。随着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也就接踵而来。

上述诸症中，省感戏在表演形式上的道化症尤为突出，这在前已有详述，就此

不赘。综之，省感戏从内容到形式都离人民越来越远，离时代前进的轨道越来越远。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解放之后，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代人民用理性取代盲目的信仰，宗教权威日渐贬值，“崇道主义”的省感戏被时代的潮流所湮没，乃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八五年九月底

龙华会会主沈荣卿

沈佩菁 王振川

老百姓怨声载道，心中逐渐萌生“反清仇洋”“革命排满”思想。且性豪爽，喜结交，能得士心，其始就在永康家乡组织“百子会”，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继入“终南会”。

当时“终南会”

由湖南传入浙江金

沈荣卿，字英，原名蓉卿，会党中人尊之曰：“荣哥”，永康城内人，1871年生于外学前，1943年卒于下园朱。荣卿有兄弟多人，都取女名，如蓉卿、丽卿、杏卿。因父母日理店务纷繁，荣卿少时就出雇给绍兴一个姓郁的人家抚养，郁家有个女儿，名叫金姑，由此又唤荣卿为荣姑，视同亲子一样。荣卿祖籍山阴安昌镇，祖上家境清贫，乃祖从绍兴徒步来永投靠，在城内开设“万顺店”的堂兄，以佣工度日。平素因办事殷勤敏慎，节衣缩食，积蓄了一些钱，后与友人合伙另行开设“新万顺”商店，地址在原城隍庙前大井巷东首第一间，以经营杂货为主，兼营油、盐。因经营有方，家道日渐兴隆。先后在武义、兰溪、永康及绍兴原籍分别置有田产，又在永康买了房屋，积聚财产颇丰。

荣卿少年时读过《四书》、《五经》，喜习武，备有两对石锁，铁鞋底十双，练棒舞剑，玩弄石锁，举重腾挪，寒暑无间，学武有成，颇有膂力，即使遇有强汉数人，也能对付。十九世纪末，欧风东渐，“民主民权”“自由天职”口号风传，革命风潮大盛。荣卿目睹清廷腐败，

金华、衢州两府及福建一带，人多势大，1900年在江山、常山起义的刘家福就是“终南会”的第三级头领。1900年前后，“终南会”正会主何步鸿、副会主朱武，本来都是湘勇营官，因罢职寄寓金华。沈荣卿与其接触后，即会同金华“千人会”首领张恭和武义的周华昌一起率同会众加入“终南会”，由大九递升至新副。后来，由于正会主何步鸿卒于永康，副会主朱武亦相继离开浙江，沈荣卿、张恭和周华昌则另开一山堂，定名为“龙华会”。是时金华、兰溪有民谣流传：“若要真太平，除非龙华会上人”，三人之以龙华名其会，实欲以应谣也。龙华会成立之后，总部设金华，沈荣卿任正会主，张恭与周华昌为副会主。荣卿最亲信的心腹是永康城内马许铺人吕阿荣。其在东阳诸县事宜即由陈魁鳌、赵永景任之，其在武义诸县即由周华昌等任之。荣卿之交通重要机关所名曰：胡鹿笙杂货店。金华府属八县均有分部，下设红旗管理其事，用五言诗八句为字号次第，而以中间一字为总红旗，督理一县党军事宜，余四字分为东南西北区，为散红旗，分头理事。如另有事故，特派一亲信干员，以总理数县事

宜，事平则去之。台州、处州、绍兴等地均有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二万数千人，（台州府仙居县的应师杰分部、天台县的陆显元分部各有五、六百人，骁勇善武，称为精锐。处州府有缙云县吕嘉益部三千余人，青田县也有分部。如绍兴府的诸暨、嵊县，温州府的乐清也有分部，惜其势甚微，不能自树一帜也。）此外还联络以丽水为总部的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嵊县为总部的竺绍康为首的平阳党，使浙东会党连成一片，势力强盛。据《秋瑾年谱》载：“当时浙江秘密会党主要的，是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以王金宝为首的双龙会。实际秋瑾所依赖为大本营者是龙华会和平阳党。”

清末，爱好戏剧的士绅，喜出资组织戏班往城乡演唱，以为娱乐，俗称“太子班”。龙华会以此为掩护，组织了“永庆班”，由当时著名演员李宝剑（婺剧名演员李朝梭的师傅）负责，分大班、小班，在金华、义乌、兰溪等县城乡往来演唱。“永庆班”多宣传宋、明亡国故事，用以唤起民族复仇之意旨，并以戏班为据点，秘密与各地会党联络。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会党之势力，乃日见其强大。时势逼人，乃复有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1904年间，陶成章、魏兰（1912年曾出任永康知事）为联络浙江会党，曾先后多次来永康运动沈荣卿。魏兰即由沈荣卿介绍在“永庆班”晤见张恭，通过沈荣卿又将武义周华昌、台州王锡彤、处州王金宝等联合起来，策划浙江的革命活动。为了把会党活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陶成章准

备联络东南各地会党共同组织革命协会。沈荣卿、张恭等制订并通过了“龙华会章程”，发表“讨满清檄”。在会章中说：

“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并规定“若有别部山堂来归附者，均以藩属礼遇之，不直接统辖其党”在檄文一开头就说：“我们革命的宗旨，不仅是要赶去了满州鞑子皇家，还要收回大明江山”，并且还提出“要把田地改为大家公有财产、不准豪富们占有，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子孙不生出贫富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在檄文最后署的日期是“天运岁次甲辰正月朔日”即1904年2月16日也。同年8月，陶成章离开浙江至上海，11月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

1905年1月，徐锡麟赴沪与陶成章、蔡元培相晤，加入“光复会”。3月，秋瑾从日本一度回国，会见陶、蔡、徐，加入“光复会”。8月25日，徐、陶、龚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召集各地会党头目，练习兵操，沈荣卿应召参加训练，同时加入“光复会”。

1906年，沈荣卿数次赴杭州南屏山白云庵等地开会，与秋瑾、徐锡麟晤面，秘密策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处等府闻风响应，出动占领江、浙两省镇，然后分路攻打南京，以推翻清廷在江南的封建统治。沈荣卿曾向吕公望介绍徐、秋这一革命策划，并引荐参加革命党组织，为吕公望他日参加辛亥革命道路上建立功勋创造有利条件。

1907年初，沈荣卿随带心腹吕阿荣至大通学堂会见秋瑾，吕阿荣就在此时加入“光复会”，秋瑾即命吕阿荣专任永康党军事。随即由荣卿引介秋瑾前往各

地联络。斯时萍、浏、醴起义失败，但浙东会党势力日臻强盛，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光复中华，革命必胜”的信心。同年4、5月间，为了进一步把革命力量纳入统一行动计划，秋瑾、陶成章等又密约龙华会正、副会主沈荣卿、张恭、周华昌及义乌吴琳谦等人商议，订立盟约，由陶成章、魏兰负责联络浙东六府（金、衢、严台、温、处）会党、组织光复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将龙华会众编成八军，以徐锡麟为统领，秋瑾为协领，以王金发、竺绍康、张恭等为分统，又铸了二十八枚金约指，约指上铸诗为号，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华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在约指中嵌入表示各自职衔的那个字为标记，积极准备起义。沈荣卿得有金约指一枚，秋瑾还赠给手枪一支。惜乎，同年冬荣卿避难于绍兴茴山镇时手枪失落河中。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谋刺皖抚恩铭，壮烈殉难。株连所及，绍兴大通学堂被清军包围，秋瑾不幸被捕，7月15日就义于绍兴之古轩亭口；沈荣卿、张恭、周华昌、赵卓、吕逢樵诸首领均被清廷悬赏通缉。当时，沈荣卿尚在省城，获光复会组织通知，由俞炜资助川资，逃匿浙东山区。吕阿荣在永，为保卫其家属不去，且欲号召诸会友，以谋接应处州、绍兴义军，会清军掩至，势孤不敌，被执，不屈死。沈荣卿外学前住宅亦遭清军查抄，但见房间中铺满蚕桑，似是勤劳积善人家，亦未抄到秘密文件及信札（实则藏在夹墙中），因此房屋得免遭烧毁。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里，荣卿在缙云仙真寺避居失密，又遭清军追捕，幸得和尚掩护，再潜走至仙居山头庙宇，后复辗转隐

避绍兴茴山镇原籍。不久，荣卿又折回永康、武义一带，重聚旧部，准备东山再起。

1908年，清廷那拉氏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缉拿稍懈，赵卓应陈英士之请，化装出游上海，住在竺绍康寓所里，图谋再举义旗。适在浙江的革命党人拟召集江、浙、赣、闽、皖五省秘密会党，组织成立“革命协会”，关麟书谋在温州起义，未及就绪，叛徒刘光汉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阴谋由刘氏出面，诈请赵卓等革命党人到龙凤舞台看戏，妄图一网打尽。事为竺绍康察觉，赵卓乘其不备，速离而去，然沈荣卿、张恭、童宝铨等被捕。赵卓会同竺绍康、陈英士、姚勇忱、褚辅成、王金发等筹措三千银元聘请英籍律师进行辩护，终于使沈荣卿等在第三天获释。（但张恭直至武昌起义，江南光复，始获释）

1911年9月，沈荣卿自沪返浙后，仍在永康、缙云、仙居一带聚集队伍，高举红旗，进攻永康县城，驱逐清廷知县，推翻了几千年封建政权在永康的统治。同月，革命党人，虑杭州起义力量单薄，乃派吕公望赴永康，处州组织民军，沈荣卿极力推荐骁勇军士在永康编队，前往富阳，以策省垣起义，11月3日，革命党人在杭州提前起事，5日杭州光复。据其五女沈兰贞及侄沈士先回忆说：“先母蒋益生在世时说，沈荣卿曾被委为巡按使，上任二个月。”他觉察到会党中意见分歧，封建官僚乘机混入革命阵营，官场中倾轧现象不时发生，不愿为官，自动引退，回归乡里。

1912年，沈荣卿自省城回永后，在赋闲家居的日子里，仍然关心政治，沪浙光复后，他见报上披露陶成章的文告：“各报馆转浙江各界鉴：公电以浙督见

推，仆自维铨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稔知陶成章力辞浙督之征，曷胜惊骇，曾会同毛修吉、蒋演、滕奇、童珏等代表全体党员秉公致电陶成章：“各报馆转陶焕卿先生鉴：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效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惜乎，陶成章在沪，未能来浙视事，1912年1月14日被刺于上海广慈医院。

沈荣卿为推翻帝制，从事革命，组织“龙华会”，四处奔波，交游日益广，势力日益大，而家道亦因之日益落矣，然毫不介意，隐退以后，在家乡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不遗余力。

1914年间，沈荣卿的爱国爱民思想，受到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和劝业道举办手工艺传习所的影响，“庶地方多一工人，即少一贫民，我国多一土货，即少一洋货”，假前城隍庙举办贫民习艺所，招收一批孤儿和少年贫民，供给衣食，聘请技艺师，传授竹、木、油漆等手艺，使能走上独立谋生的道路。

1922年永康洪水为灾，座落在城西南的西津桥被冲塌，沈荣卿变卖祖业，为首发起重修，全桥用房屋结构形式，使过街人可以避雨遮日，俨若室内通途，而且两边均有板凳，可供人憩息。此桥系我县古桥梁建筑，虽经风雨侵蚀，车辆震荡，多年失修，唯全桥仍屹立在县城西南隅，现已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同年冬大雪纷飞，贫民饥寒交迫，饿

殍遍野，求讨乞丐，踉跄街头，奄奄待毙。沈荣卿又一次变卖田产，亲自带领女儿素秋在西津桥头布施粥、米，天雨寒冻，则布施箬帽、火笼、木炭；黑夜难行，则布施灯笼、蜡烛，以资照明。每逢年关，对前来县城求讨的乞丐，则每人布施大米三、五斤不等，此桩善举，延续十余年之久。三十年代初，又用发赈济米票的办法，每票十至十五斤，发到农村赤贫户，年关时到县城城隍庙领取。有一次永康赈济会拍下荣卿施粥的照片，当他发现自己衣衫褴褛夹杂在乞丐行列之中难辨难分时，他仰天大笑，喟然叹曰：“天下贫苦多，我何独乐为！”

二十年代后，沈荣卿还躬自行医救人，他对跌打、损伤、眼疾有特效处方，象红眼病之类，一帖则灵。他手抄处方一本，至今留在幼女家中。他所开药方，可以到城内任何一家药铺去撮药，帐记在沈家户上，年底由沈家一次付清。对无家可归的穷困病患者，还经常领回家中调理，有一次，他亲自背了一位双脚受伤腿肚溃烂贫民，到家后叫女儿素秋为其煎汤换药，痊愈后，这个贫民三拜九叩头，感激涕零离开沈家门。

以上事实，是荦荦大者，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能津津乐道“万顺店荣姑先做好事”的事迹。

1935年，沈荣卿在城郊下园朱村，永康江经流的溪滩上，松林深处筑有二层楼屋三间，自题其额曰：“枕流居”。四面围以篱笆，其外密植翠竹、女贞和各种花卉，并在树丛里放养鸡鸭等家禽，又在住屋西南溪滩垦荒种麦一大片，麦地间隙栽上桃、梨、桔树。荣卿晚年就蛰居于此，真可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悠哉！悠哉！自得其乐。

1941年4月23日，日寇飞机第三次轰炸永康县城，沈荣卿外学前老屋不幸被炸，全部化为灰烬，为此，他不时叹惜，因为老屋夹墙中藏的光复会文件和往来信札，现均付之一炬。只有秋瑾馈赠的金戒指一枚幸保无恙，荣卿在临终时曾亲交其妻蒋益生妥为保存，并嘱咐：“家贫万物可卖，唯有此物不能丢”，可惜蒋氏年老昏愤，未能记取荣卿遗嘱，1956年因幼子患眼疾开刀，囿于经济拮据，无从筹划，亦把金戒指卖了。

1942年日寇侵犯浙东，永康5月

沦陷，沈荣卿避居城南马竹岭村，不久又患病，医治无效，翌年春与世长辞，停棺“枕流居”旁，后移葬南园，解放后再次拾骨殖安葬在城南黄雾山左侧。

沈荣卿一生从事革命，为国为民著有劳绩，退归乡里后又能仗义疏财，举办各种慈善事业，行医救人，乐善好施，义行难能可贵，现虽隐卧山林，黄土一堆，青草一丛，但仍闪烁着辛亥革命老人铮铮铁骨，不可磨灭的光辉！

（献群整理）

忆为国捐躯的曹云剑

张绪滋

曹云剑，男，本县夏杜曹村人。据其亲属回忆：1898年生，先在本村私塾后转山西村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取金华七中。曹家境清寒，自幼勤奋学习，生活艰苦。苦读四年，金华七中毕业。

中学毕业后，在本县下宅、峡源坑、山西村小学教书，并在本村创办了初级小学。

1926年闻黄埔军校招生，即趁船赶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当时在轮船上赋了一词：“茫茫在见海洋秋，投石问流水，流水不回头，……惊破好梦两地愁，……知己告知己，知己有相忧……腰缠将死尽，应作事为谋，问将来如何变化，无非为民作貔貅，问将来如何结局，多少鲜血沙场流。”反映了曹云剑青年时期爱国爱民之志和以身许国之心。考入黄埔后，学习勤

恳，在学生中选考助教，由于成绩优良，考取了数学助教，每月有20来元工资，曹即节俭寄钱回村资助办学及赠书山西村母校。

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任见习教官，排长。后编入25师146团1营2连任连长，爱护士兵，严格训练，言教身传，工作井井有条，被称为模范连，后升任营长。

1937年端午节返永探亲，突接部队急电：“芦沟桥事变，立即归队。”在频繁的抗日战争中，仍不断寄信回家，“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要保家卫国，……要学岳飞、文天祥，大丈夫视死如归。”并慰勉家里人。“如为国捐躯，当引以为荣，不要悲伤。”

1938年4月间，台儿庄大会战，与日寇板桓矶谷师团拼杀四天四夜，光荣以身

殉难，遗体运回徐州，安葬在中山公园，墓碑上刊有：“陆军25师146团1营中校营长曹云剑烈士之墓”。

前国民党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先生，现居住在美国，他与曹云剑在廿五师一四六团共同生活四年之久，交谊甚笃，虽已耄耋之年，犹拳拳撰写“忆为国捐躯的曹云剑兄”的有关史料，本刊略加删节刊登于下。词句与原意均一仍其旧。

浙江永康曹云剑兄，是一位很有才干，风姿密微，心雄志壮的黄埔同学，军校六期生，不才屈居七期。我俩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廿五年（1936年）同在一个营当连长，情同手足，亦师亦友，在那披星戴月，风吹雨打的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日战争中，他光荣为国捐躯，抗日胜利后，无暇问及老战友家庭情况，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我回到台湾，在那儿糊糊涂涂又混了二十五个春秋，残躯渐渐凋谢，1973年来美国。以往与云剑兄聊天说地时，无话不谈，他常对我说：“绪滋，我家居浙江永康夏杜曹，你要牢记！”也曾见过曹公子卧尝少时的照片，或试探通信，始知曹府近况，曹大嫂及其子女常有信给我，我也可以大胆说话。曹公子要我写一点关于他父亲在军中服务及台儿庄阵亡情形，我回信首肯，祇因我年老力衰，精神不济，屡写屡辍，一拖再拖，无法交卷。近接杭州曹天文学长手示，云及当局需要征集为国捐躯的烈士事迹，希望能供给资料，心上有如搁着一块石头，故不揣冒昧，执笔涂书，虽不是废寝忘食，实亦勉力而为，根据记忆，参阅以往日记，不计文字是否工整，也不研究修辞，聊记其片段鳞爪，供曹府及亲友之回忆参考耳。

一、长城古北口与日军作战

狼子野心的日寇，处心积虑地想灭亡中国，到处寻衅制造事端。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夜袭沈阳，造成举世咸知的“九一八”事变。那时，我们第四师（师长徐庭瑤，副师长汤恩伯）驻扎蚌埠、徐州、开封一带。不久，第四师的独立旅扩编为二十五师，我和曹云剑编入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一四六团第一营，云剑兄任第二连连长，我任第一连连长。（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兼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民，参谋长詹忠，旅辖两个团，一四五团团长达安澜，一四六团团长梁恺，后来梁升任旅长，团长由郑明新接任，第一营营长为钟乃彤）回忆当年，咱们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天不怕，地不怕，生龙活虎，的确确实具有怒潮澎湃的黄埔精神。在军校时，耳闻日寇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济南惨案，现在又见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内军民，个个摩拳擦掌，誓洗国耻，大有灭此朝食之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八日，晚上六时，我们由蚌埠上火车，官兵听说北上抗日，兴高彩烈，士气如虹，师长关麟征又是一员年轻勇将，黄埔一期老大哥，春秋鼎盛，不到三十岁，全师官兵斗志昂扬，沿途引吭高歌，记得当时，我在日记上写着这样几句古诗：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祖国。

三月九日，装满了官兵的旧火车，过徐州、砀山、归德、到开封。十日越新

乡、燃德，十一日到石家庄，十二日抵通州，接近北平近郊。沿途风声鹤唳，一片萧杀现象，那时北方还是“抱火炉”季节，北国的雪还残留在屋檐和山巅上，尚未全部溶化，寒风刺人，回忆那时的火车，速度真如老牛拖破车，而且行车时轰轰隆隆的震荡；当时北方的道路也还没有柏油路，灰尘寸把厚，“无风三寸土，有雨一街泥”，车辆过处，灰尘满天。但官兵们怒火中烧，一心想的是“打倒日本鬼子”，寒冷、饥饿、灰尘都满不在乎，士兵下车后，满身都是泥，如同面粉厂的工人，大家相视而笑。

三月十四日，经过顺义，到密云县，接近了第一线，目标是长城古北口，徒步行军，不久，参加古北口的外围防御战。二十日，到北针坊，官兵日夜构筑工事，当时我军还没有飞机、坦克和大口径的巨炮，日寇飞机低空投弹，扫射，我和云剑兄天天在一块，共生死，同患难，他随时教导我：“绪滋，你要注意如何掌握士兵，如何练兵、带兵。如何打仗。”他年岁稍长，阅历也多，语语中肯，堪称我的老师，其时，喜峰口方面，宋哲元部正浴血苦战，古北口发生肉搏战，团长王澜波死于日军军刀之下，戴安澜团长守将军楼，连长颜受连负重伤，关师长被日寇手榴弹炸伤五处，随从官兵，全部战死。关师长入北平协和医院，部队由副师长杜聿民指挥，我们坚守古北口北台之线，逐日有小的战斗。隔了一个星期，友军八十三师开来密云增防，四十四师也开来第一线。此时，徐庭瑶升任十七军军长，何应钦兼任第八军团司令，军团部驻怀柔。本军与日寇第八师团西义一对峙两月之久，一面布防作工，一面训练。布防作工项目为埋设地雷、挖防坦克壕，修护铁丝网、鹿寨、

拒马等等。训练课目，适合战地情况，如对敌夜袭之战斗，手榴弹投掷，排连对陆演习等。驻地随时移动，多半在北针坊、黄各庄、九连庄、墙子路、南沈庄、南沟、石匣等处，以迷惑日寇，使敌人摸不清我之配备与虚实。

关师长伤愈出院后，常来前方各阵地视察，他经常集合干部讲话，主要内容是：

（1）打仗，先要精神旺盛，再求物质与技术，方可百战百胜；

（2）战术运用要灵活；

（3）敌人活动力强，但攻击精神很差；

（4）攻击时，先运用火力，然后投手榴弹。

他的口头禅是：“小敌当大敌打，弱敌当强敌打，军人要具备虎不失威的精神，有人在，而没有武器，一定要死办，我们要练成模范师，三军畏将不畏敌，胜则全是，败则全非，带兵不严是很不道德的，不可拿公事来感人情，六百公尺以外不许开枪……”关师长有天赋统驭才能，聪明才智，许多人所不及，时至今日，事隔半世纪，我们老部下聊起来，还是敬慕不已——关公1980年8月1日歿于香港。

四月廿六日，我们开往古北口左翼北台之线，过的纯地洞生活，如一露头，即遭敌射击。日军时有夜袭，均被我们击退。记忆犹新的，就是那时在黑夜摸索接替八十三师防务，对面连长是何面貌都看不清，只问一声贵姓而已。云剑兄的第二连，在我连之左翼，后来谈起来，同我们一模一样，相互叹息，置之一笑。不久，左翼第二师吃紧，炮声隆隆，八十三师赶到那方面去增援。

五月十日，日寇疯狂的猛攻大小新开

岭，敌人的飞机大炮，在白天要威风，飞机低空扫射，我们没有高射炮，就用机关枪对空射击。晚上，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又与敌血战通宵，敌人的照明弹向我阵地射来，年轻力壮的官兵，初生牛犊不怕虎，士气很高昂，打得很痛快，敌人未能突破我之阵地，如果我军有飞机、坦克、大炮、高射武器，战况就更不一样了。当时我军的部署，右翼为二十五师，中为第二师，左为八十三师。

五月十二日，前方战况，日趋紧张，我们奉命乘夜开往芦头庄，稍喘了一口气，又移往太师庄，在向大槽村撤退时，本团为师之预备队。

二、血战石匣

五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本团向永乐庄急进，下午一时到达，行军途中，关师长骑马巡视，向官兵挥手致意，见第二师部队及炮兵部队向后撤退，本团奉令占领石匣高地，掩护友军撤退，仓皇之间，占领收容阵地，云剑兄第二连占领左翼阵地，扼守一条主要通道，我连占领右翼山头，查明当面之敌仍为日寇第八师团，从下午一时起，我们两连并肩战斗，抗拒强敌，激战到深夜，战况惨烈，官兵伤亡过半。回忆当时有一名轻机枪射手牺牲了，仍持枪作射击姿势，我冒着敌人的弹雨，奋不顾身，把机枪抢回。在激战中，用刺刀插在地上，将钢盔假戴，吸引敌人火力，我窥视前方千公尺左右，见敌战车冲来，飞机向我阵地俯冲，日寇炮兵随即射来，陷入苦战状态，然而中华健儿，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以血肉筑成长城，使顽敌始终未攻破我们一、二连阵地。咬牙苦撑到黄昏，已是精疲力竭，仍鼓起余勇，不稍懈怠。深夜，枪声仍若断若续，敌人

做工事、吸烟及火光，明显可见。直到后半夜三时，接营长钟乃彤用香烟盒写的命令：“乘夜向金勾屯沿河边撤退”，我们两连在河边相遇，到了焦家屋，原来十二班编制的一个连，只可编成七个班，许多英勇的战士，为抗击日寇光荣牺牲了。云剑兄对于这次战斗，从训练、行军、构筑工事，作战部署都有详尽的检讨（总结），句句箴言，他的见解老到，如同老师上课，使我获益非浅！在这半年中，对他老大哥，我是五体投地的敬佩，他确是我的好友，好榜样。

回到北京，遇见六期同学蔡元贞、吴实明等，大家谈及古北口与石匣作战，虽我军的装备、训练不及日军，但我军士气高昂，二十五军的健儿，以血肉之躯，如同长城之固，在抗日战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云剑兄和我虽是区区小连长，亦觉得十分光荣，不愧为黄埔军校的学生。

三、北苑练兵

何梅协定以后，战事暂告一段落，但日本鬼子谋我心切，日寇之狠毒，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能忘怀。为此，部队于五月十七日开往东沙戈庄，廿四日到回村，再开于姓庄、八家庄，到北苑驻扎，加紧训练。

北苑是北平的老营房，离城约八华里，如游览汤山名胜，必经北苑附近。北苑练兵，云剑兄天天和我在一起。整个练兵过程中，有几件特别有趣的事：

第一，每逢国父纪念周，在北苑大操场，六时全师官兵集合。师司令部住北平城内，七十三旅及补充团驻北苑营房，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住黄寺大楼，非早起床，夜行军不可。官兵参加纪念周都提心吊胆，因为师长总要抽查训练项目，如

射击、卧倒、刺杀、蒙目拆卸装配机枪等，师长在台上高呼：“×团×营×连×排×班出列”，在众目睽睽下，真要出一身大汗。抓回的逃兵，当众在台上割耳朵，我亲眼看到耳朵还在地上跳，实在很惨！现在看起来，割耳朵也不是根本办法。关师长说杀就杀，大家既尊敬他，又很怕他，说明他治军之严。

第二，全师士兵举行伪装比赛，十分滑稽，简直不成人形，有的象野人，有的象魔鬼，如果摄成电影，我想十分叫座。关师长平时很注意校阅或比赛，目的在促进部队的朝气，不让官兵怠惰，这是训练“居安思危”的一种好办法。

第三，全师连长以上的军官佐，每人规定购买自行车，先由师部垫付，分期扣回，以后规定排长也要买，不准军官佐坐人力车，要表现全师整齐划一与欣欣向荣的朝气。有一次还举行自行车大检阅，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别出心裁地配上反光灯、喇叭、小旗，琳琅满目，十分有趣。云剑兄和我都备有价值很高的自行车，我还养了一只猴子守车，不用加锁。我俩还常骑车到营房附近的市街逛逛，飘飘若仙，扬扬自得。

第四，举行各项运动比赛，以调剂官兵生活，增进身体健康，例如各种球类比赛，官与官打，兵与兵斗，官兵互赛等形式多样，还延请体育专家指导。此外还有大刀、内务、器械体操、投手榴弹比赛等等，花样繁多，咱们士兵多直、鲁、豫大汉，大家流汗拼命去夺取锦标，十分忠诚可爱。一般不吃大米，一餐六大箩馒头，吃得干干净净，士饱马腾，朝气蓬勃。

第五，有赏有罚，赏罚严明，官兵竞争上进，年轻的官兵都好面子，觉得落后丢脸。关师长如同老虎，但他也很会鼓劲

打气，会说诙谐话，逗得大家发笑，每次比赛校阅完毕，评比优劣，优胜的嘉奖、记功、升级、调职，成绩差的申诫、记过、降级、撤职，忙得不亦乐乎，训练如同作战，废寝忘食，丝毫不敢懈怠。

云剑兄的带兵、训练，又有独到之处，样样都棒。当年的梁恺将军、郑明新团长，钟乃彤营长（郑、钟以后均升少将军长）都异口同声地称颂他：“好极了，标准连长！”不久前梁恺旅长给我来信说：“曹云剑在保定一带与日军作战时已升任营长，十分英勇，后来在台儿庄作战阵亡，因我已调税警总团，遗体处理，未及过问，不胜愧对之至！”仍不忘昔日患难与共的战友。我亦常在梦府中，梦见云剑兄。因为他确有特殊的智慧与才能，使我难忘。兹据回忆所及，简述二三：

1、他带兵象一个老师，对全连官兵，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没有事的时候，集合连附，司务长、师爷（文书上士）、排长、班长，在连长室排排坐下，他象幼儿园老师，在商讨连内革新事件。有时我偷偷去看，马上偷跑出来，怕打扰他们的集会。

2、有时他象医生和院长，到寝室看看病兵，查士兵睡眠情形，窗户未开，稍开一点，风大了，窗子关好，士兵没盖毯子，替他们盖好，如有跳蚤、蚊虫、虱子，马上设法消灭。

3、有时象保姆，对连内针一般的琐碎事，也管理得天衣无缝，军服和枪弹，是否在黑夜可以拿到？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在操场集队。士兵更换军服，有统一的时间，何为工作服，何为外出服，条四分明，不能凌乱。在全团内务服装比赛时，第二连总是名列榜首。他连还始终保持一套新军服，到大集合大典时，穿着亮

相，其他各连望尘莫及。真如母雏伏卵，黑夜对全连点名，不用名册，可以背诵，对士兵亲如父兄子弟。

4、那时步枪都发了步枪冒，各连差不多散失殆尽，惟有第二连，保持完整不缺，这种爱护武器的精神，当时在报纸上也披露过，全师各连，无有出其右者，因此传令嘉奖，成为全师模范。

5、善于理财，简直又象会计师，他到团部领薪饷、算伙食尾等等项目时，总是一清二楚，平时与他同往散步、理发、淋浴、上馆子、聊天，不厌其烦地教我，但我一生缺乏经理财务细胞，始终没有学会，抱恨终天，有一次他把帐簿给我看，使我十分惊异，帐目分类，计算方法，丝丝入扣，因此团部军需老爷见曹连长也得低头三分，郑团长也是另眼相看。

四、四处奔波，形影不离

国家处于多难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五师又是救火队式的部队，那里有什么紧急情况，就派二十五师前往，马不停蹄，疲于奔命，苦了这批官兵。

离古北口，石匣打仗归来不过三个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七月十三日，忍痛离开刚修好的营房，奔赴昌平、延庆、怀柔、宣化等县达四个月，十月二十日才回北苑整训。军官主要是学习典、范、令，上级督导甚严，有一次梁旅长举行测验，云剑兄与我均获得一面银牌，保存了二十多年，以后兵荒马乱，不知散失何处去了。

民国廿四年（1935年）我奉令到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受训（校长周至柔），为时四个月，当我离队时，云剑兄殷殷送行，我回部队时，部队已调往陕西咸阳、渭南、

兴平、河南洛阳、新安一带，我们两连住在华山脚下，分手半年，与云剑兄重聚旧情，格外亲切，在华山脚下，寂静的月夜，促膝倾谈，何等愉快！更难忘的是我俩同登华山，拉着铁链，拾级而上，边爬边息，有说有笑，直攀顶峰，俯视山下，惊险万状！华山真是雄伟，传说有许多古迹，还有赵匡胤下棋之处，山上僧人，与世隔绝，悠闲自乐，“天下名山僧占多”，信其然也。山上有从未见过的新鲜水果，风景宜人，如在云雾笼罩之中，可以说是仙境，难怪俗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至今回味无穷！

民国廿五年（1936年）部队又转战晋南隰县，以后又开往河南信阳，湖南岳阳、衡阳，再回陕西兴平一带。

由于云剑兄与我两位连长，行军、作战、宿营，形影不离，亲切无比，因此两连士兵也亲密合作，守望相助。

就是当我同曹连长在兴平住在一起时，承旅长保荐，送绪滋到南京防空受训，学习三七高射机关炮，原定受训完毕仍回本师，那知后来变了卦，令各师开除底缺，留校任用，这样就离开了共事四年形影不离的云剑兄，诂料竟成永别！

五、血战台儿庄，以身殉国

民国廿六年（1937年），日本鬼子更露出狰狞面目，“七七”事变，云剑兄此时升任营长。日寇南下，势如破竹，英勇的二十五师，开往河北，首战保定，漳河、东西保漳一带，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以日军之凶悍气势，廿五师之精锐善战，阻日军南下，惨烈激战，血肉横飞！

民国廿七年（1938年）四月廿五日，驰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揭幕，国军调遣精锐之师，与日寇板垣矶谷两师团作战，兹

得当时的剪报，云剑兄舍儿壮殉国情形照抄于下”

（中央社徐州四月廿六日电）记者于20日到邳县转往前方观战，是晚我□军奉令，在邳县以北二十里之连防山及某某等处布防，敌不下一师团之众，于次晨即到达阵地前方，黎明开始，向我连防山阵地攻击，我守连防山之部队，为□军□师，高团全部，计自21日至24日，敌之主力连续指向该处猛攻，不下数十次，我全团官兵，奋勇搏战，迄未稍动，□军长日夜均在前线严督所部，指授机宜，敌屡犯屡溃，卒未得逞，自24日晨以后，敌更集中轻重炮五六十门，并以飞机五六架，协同更番连续向连防山阵地轰击，围寨墙屋，悉为炸平，该团坚持四日，伤亡殆尽，高团长犹自裹伤挥众，力予巷战，反复肉搏。敌之伤亡，数倍于我，四日来当在三千以上，终以敌源源增援，到处攻击，我守连防山之高鹏团，自团长高鹏，营长楼浩卿、曹云剑、姜玉振以下，全体官兵，多作壮烈牺牲，仅余数十人，犹与敌争持，至死不退，径至全团殉职，其光荣报国，可与南口战役之罗团先后互相辉映，而为我后世子孙立一永垂不朽之规范。又记者目睹该部官兵战斗精神之旺盛，技能之优越，实出人意料之外，尤其由士兵口中所述战斗实况及经验，记者认为是今后作战之至宝。

（凡有□记号者，系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当时保密，不书番号，高鹏团长，系曹云剑之顶头上司，徐浩卿亦为前本营之机枪连连长，在古北口抗日时，均同一战场，北苑练兵住前后营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二十一日，绪滋供职于二百师，驻湖南湘潭，曾发起募款，兹将原文抄录于下：

募款救济曹营长云剑遗属启事：曹营长云剑，军校六期同学，能力学问，脍炙人口，不幸于台儿庄连防山之役阵亡，同人等患难相扶屈指七载，悲痛之余，不欲作形式上静默追悼，兹因烈士隶籍浙江永康，现半沦寇手，纷纷逃难，同人等鉴烈士仅有薄田而乏动产，遗女二，子一，均属幼小，教育无人，欲望旧日同事，解囊相助，以慰烈士之英灵。发起人叶敬、郭琦、马彻、薛家年、张绪滋谨启。代收款项处：师部及直属部队张参谋绪滋，一一四九团马营长彻，一一五〇团叶营长敬，一一五二团郭团附琦，炮五十二团薛军械官家年（注：叶敬兄在台湾逝世，马彻兄健在台湾，郭、薛二君不知去向）。

以上所述，乃我与云剑兄在廿五师作战、训练，并肩度过四年，我所知道的曹云剑生前的一些情况。老朽待走之绪滋，在美国着笔，时隔半世纪，挂一漏万，所幸留有日记，尚可参考。错误之处，尚希指正。回首往事，心绪如麻，想念故人，忧忧戚戚。敬告云剑兄：夫人程月蟾健在，高寿八十有四，卧尝公子等均成家立业，生活无虞，内外孙多人，均知上进，堪可告慰英灵也。

云剑兄，魂兮归来！

黄罔，张绪滋，一九八六年除夕脱稿，时年七十有八，现居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市

上接50页

咏《李溪寻芳》云：

游罢东溪过李溪，谪仙门外夕阳西，
寻芳我欲留芳躅，饮马人归忆马蹄。

忆东区办事处主任章会辰同志

陈泽安程献群

解放战争期间，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坚持在永康一带的人民游击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根据浙东临工委的指示，为了斗争和工作的需要，要建立地方各级政权。东区办事处成立于1949年初，是永康建立较早的人民政权。办事处主任是章会辰同志。办事处成立后，我们相就继调到该处工作，到1949年阳历5月8日永康解放。我们在章会辰同志身边的时间虽不长，但他的一举一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章会辰同志已经是快近五十岁的人了，我们知道他是老革

命，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脸上已布满了皱纹，背有点驼，全口牙齿都镶过了，看书、写字要戴老花眼镜，但对革命工作是那么热情，那么有劲，真有股革命精神！

东区办事处刚成立的时候，除了三、四个人，三、四支枪之外，只是刻了一枚“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东区办事处”印章，其他什么也没有。国民党政府对“东区办事处”恨之入骨，派联防队到处侦捕，妄想一口吃掉。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办事处和游击队一样，是流动的，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白天隐蔽在群

众家里开展工作，有时主动出击，开展宣传，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甚至突然到国民党的乡保长家，宣传形势，阐明我党政策，明以大义，晓以利害，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不要与人民为敌，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一到晚上，办事处就“行军”，转移阵地。除每人自己要背棉被和日常用品外，办事处购置的一些钢板、笔墨、纸张之类的办公用具及文件资料等，由工作人员随身携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章会辰同志总是积极率领我们开展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东区办事处从成立到永康解放，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群众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主要是做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第一是广泛地开展宣传，发传单，写标语，开大会，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讲明我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革命，迎接解放。第二件事是为部队筹措给养，到各地常会（有田产的）、财主家征收粮款。单据都是章会辰同志亲自拟制的，由办事处几个同志刻印。开始印刷就在群众家里油漆过的桌子上，涂上油墨，复盖上腊纸，以废纸作刷子，一张张地印起来了，后来才买了一块玻璃，油墨涂在玻璃上印，行军时，我们都捆在一起，随身带走，章会辰同志年龄比较大了，但还是和我们小青年抢着背东西。第三件事是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和乡保长等发警告信，给他们指明方向，若能翻然悔改，将功折罪，人民当既往不咎，从宽处理，若要顽抗，与人民为敌，将严惩不贷，这些信件都是章会辰同志亲自起草的，有的通过邮寄，有的派人送达。第四件事是严厉打击顽固势力，伸张正气，扩大政治影响。芝英镇公所文书吕华堂，依仗反动势力，敲诈勒索，强